

记忆南京：从负面遗产到共有财富

张连红
南京师范大学

下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南京大屠杀。对于我来说,今天的报告是一个挑战。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是因为我在2009年HWH研讨班上做过一次报告,我担心内容重复。第二个是我要面对心理学的、历史学和语言学等不同学科的同学,所以要找到一个既适合会议主题又能让不同学科的同学都感兴趣的切点,是很困难的。

从昨晚接到村本老师和阿芒德老师的委托到现在,我一直在思考怎样做今天的报告。我现在要讲的题目是「记忆南京,从负面遗产到共有财富」。我想讲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后,中国人是如何记忆南京大屠杀的?我总结了一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 关于南京大屠杀记忆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大屠杀发生以后到抗战结束的八年。当南京大屠杀发生以后,很快就有许多新闻媒体的报道在未被日本占领的大后方被广泛的宣传,一些逃出南京的士兵和难民接受记者采访或撰写回忆,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当时比较有影响的一本书是田伯烈主编的《外国人目睹之日军暴行》,在部队里面进行广泛的宣传。抗战八年期间,在国民的记忆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主题是日军的残忍暴行,不断强化宣传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其主要目的是要激励中国军民反抗日军侵略,努力作战,收复国土。

但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号召国民以德报怨,尽管也进行了较为广泛的南京大屠杀案的调查,但实际上,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上所进行的审判,都并不彻底,被审判和处理的南京大屠杀战犯,实际上都是非常少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共政策采用的也是一种比较宽大的方

式来对待日本战犯。实际上从1949到1982期间，中国对日政策宣传的重点是中日人民友好。政府认为在南京制造大屠杀是少数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而不是广大日本人民。也就是说，把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少数军阀和广大的日本人民区分开。尽管当时政府提倡中日友好的时候，特别是在1972年中日建交的时候，南京许多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曾抗议反对。当时各级政府基本上都通过各种方法，压制民众的抗议。政府倡导的是中日人民要世代友好的观点。

也就是说从1945年到1982年这段时间，中国政府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待日军侵略暴行都是主张宽恕，着眼于中日两国民众的和平与未来。

但是，从1982年日本发生教科书事件之后到2010年，中国国民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日本的右翼，在修改教科书过程中，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这些活动在媒体上大量报道后，中国国民特别是南京的老百姓心理上受到极大刺激。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幸存者要求对日索赔，1985年在民众的强烈呼吁之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同胞纪念馆建立了。现实生活中很多年轻人开始仇恨日本人，一些反日的过激行动也不断发生。

近二十年来，在网上网民对日本的评价可以充分反映老百姓对于南京大屠杀记忆的巨大变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南京大屠杀已经成为二战期间日本在中国所有暴行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成为日本侵略中国和屠杀中国民众暴行中最为核心的一个标志。

这是第一个部分内容，我大概简要的介绍了中国民众对南京大屠杀认识的变化。第一个阶段是抗战期间，第二个阶段是抗战胜利以后到1982年，第三个阶段是从1982年到现在。

2. 历史学研究过程中的变迁

第二部分我想介绍历史学研究中的南京大屠杀。1980年代之前，中国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是非常少的，或者说在1982年之前，中国没有人对南京大屠杀这一人类暴行进行历史学意义上的研究。回顾近三十年中国历史学者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和研究，也可以把它划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80年代一直到2000年，在这个阶段，历史学研究南京大屠杀，其主要的思维方式为了反驳日本右翼势力对南京大屠杀的歪曲，用大量史

料来证明南京大屠杀是铁证。从研究的表现形式上来看，对抗性比较强。从内容上来看，其研究的重点放在证明日军的残酷暴行、证明南京大屠杀被屠杀的人数即30万这一数字上。在研究表达的方式上，情感性比较强，论述成份比较多，而史料运用比较薄弱。其成果较多地体现了「以论代史」的特点。以论代史是指，用论点来代替史料，首先确定论点，并且以论点为基础来搜集资料。这是当时研究成果的一个特征。

还有一个特征是，研究者站在受害者立场进行研究比较明显。当时的研究成果和论文等，假如把作者的名字去掉，翻译成英文的话，大家会毫不犹豫地判断出这是中国人写的。也就是说论文作者的身份认识比较明显。

2000年之后，我个人观察中国历史学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第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开始重视南京大屠杀史料的搜集与整理，这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前提。我们南师大、南京大学和南京几所科研院所，在南京大学张宪文老师的带领下一一起做南京大屠杀史料的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的工作。到今年6月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已经出版到72卷，将近5000万字。这些资料的来源，不仅有中国的，还收集了许多日本的文献，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等散布在全球各地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今天在现场做翻译的罗萃萃老师也参加了很多翻译、整理日文资料的工作。由于大量史料的公布出版，学者研究成果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个变化是，研究者更多是从史料来出发，开始更加客观地、公正地看待史料中的各种意见。在史料中发现的一些从日本的视角的一些史料，我们也不回避，也收集过来，在写文章的时候也充分尊重这些不同的视角。由于拥有各方的视角，使我们学者的研究更加的客观和理性了。

另一个变化是，论文研究的主题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几乎没有一个学者在讨论是30万、20几万还是更多这样的数字问题。学者们也不再关注日本右翼、否定派学者在讲什么，他们已经超出了对抗性研究这样一个范畴。很多学者研究已经克服了作为中国人这样一个身份意识来撰写南京大屠杀的文章。许多论文已经看得出来这是中国人写的了。更多的学者已经从更高的一个视角，从人类这样一个视角，来反省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暴行。他们的思维已经淡化了受害者是谁和加害者是谁这样一个原始的讨论。这几年学术界研究的这一趋向，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方向，当历史学者的研究视角能够超越受害者和加害者意识，

我们这个社会才有可能走向真正的历史创伤治疗。我相信当日本的学者和中国的学者都能达到这样一个高度，那和解就可能实现。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学的研究是历史创伤治疗和中日和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我们还要继续努力。中国历史学界这10年多的变化，也得益于许多日本学者的共同努力，像笠原十九司、金丸等教授，他们经常和中国学者进行交流，从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中国学界认识的变化。

我特别有信心，历史学最终能够超越时空、身份、民族，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视角。来研究南京日军暴行。

3. 从心理学的视角如何治疗历史的创伤

第三个部分我想从心理学的视角谈谈如何治疗历史创伤。我个人觉得心理学对于心灵创伤的治疗是迫切需要的。这是我通过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调查感受到的。我调查访谈过数百位幸存者，有很多幸存者经历过南京大屠杀后，他们心理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创伤，但是我是学历史专业，面对他们精神创伤，我没有办法帮助他们走出创伤，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治疗，使得他们在心理上得到一种平衡。

后来我接触到很多日本学者和普通民众，我感觉到不仅是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日本的老兵有心理创伤阴影，一些普通的民众身上也都有体现。

1999年，我第一次去日本东京参加一个会议，我见到当时在会议上帮忙的义工，我真诚邀请他们到以后到南京来访问，但是他们的回答大都是相同的，他们心理上不敢来南京。我想像日本义工这样心里的感觉很多日本人心里都有吧。我记得在2009年研讨班上，我听到一位日本同学的感想，她称也有害怕来南京的感觉，但是来了之后参加这一研讨班后，她感到心里很平和了。

参加过战争的很多日本老兵，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他们到了晚年以后，经常会做恶梦，他们要忏悔过去罪恶。还有一种类型是，在靖国神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穿着日本军服的老兵，在靖国神社里面回忆自己辉煌过去。我相信这两种极端的表现都是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在我们南京师范大学，我曾经接待过至少3位日本老兵，在我们学校访问和演讲。

有一位老兵叫本多立太郎，到我们学校做的谢罪和忏悔演讲已经是他的第1000多场了，东史郎也在我们学校做过精彩的忏悔演讲，还有一位大家很熟悉的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先生，他也到我们学校和我们对话了关于

战争的记忆。他作为日本的作家，我曾经读过他写的关于广岛原爆的作品，我想他对日本加害中国的战争反省，也一定是非常深刻的。

我还曾经见过一个日本老人，他退休以后到中国，在南京办了一个企业，他希望把他的不锈钢的技术，免费传授给中国人。他有一个有趣的经历，他曾经被一名中国年青人骗了 100 万日元，但是他心里面感到这是他前辈子做了对中国不好的事，应该用一种方法还给中国人。

大家如果注意了昨天的报纸，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位叫久保惠三郎的演员，听说一位幸存者刚刚去世后，他来到纪念馆这位幸存者的铜像面前，向她道歉。

像这样的案例很多很多，我不再具体举例了。听了这么多，看了这么多，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想到，南京大屠杀是发生在 74 年之前，但是战争的阴影仍然横亘在当时经历者以及完全没有经历过这场战争的中日两国国民的心里。我想在座的各位都会跟我有一样的思考，当我们面对这样一种战争阴影心理创伤时，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最后想给大家留一个问题，以战争创伤治疗为目的工作坊，我们参加的人数非常少，但我们面临一个非常庞大的需要心理治疗的群体。今后我们应该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次工作坊，我们要做的就是类似刚才看到的 Play Back。当我们面对面望着对方的眼睛，不要去在意对方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只要记住我们都是人类，真诚地凝视着对方，用心与心进行交流。这四天，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合作，完成每一次 Play Back，共同分享我们的感悟，这一点非常重要。